

疫情下的溫度



五月疫情爆發，接踵而至的確診病人，實際上根本沒有這麼多負壓病房收治，導致不得不在急診留觀時間拉長，然而急診含有前室的完善負壓床位也只有兩間，負壓床位不夠的結果，確診病人只能直接收治在雖然有負壓卻沒有前室的單間病室，重症區淪為熱區，重症護理站就是我們的前室，而每一間病室外面都被我們陽春的用衛生紙上畫上正字標記提醒，裡面是 covid-19 確診病患而非一般隔離病患。

記得 C07 按鈴，我著裝進入病室，伯伯說他吃飽了要幫忙收拾餐具，在我收拾的過程中，不斷叮囑我「碗筷要乾淨」、「洗完不要放那邊晾乾，要用衛生紙擦乾」、「床上桌也要消毒乾淨」，並非抱著這不是護理的心態去做這些事情，但整個過程的小碎念讓我在腦海不斷盤旋「我現在是護理師嗎？」的想法。

當我收拾好準備出病室，伯伯說他想如廁，因此我協助其使用尿壺，並表示在門口等他好了再一起處理，因為對於隔離病人照護應採集中護理，避免需要不斷進出及反覆穿脫隔離衣，伯伯說「我尿尿都要很久，你先出去」，暗自理解為可能有護理師在場還是會不好意思，又或是擔心佔用太多護理師的時間，因此告知伯伯不如尿完先將尿壺放在旁邊椅子上，晚一點我再進來處理，然而伯伯的回答卻讓我意外，「不行，我尿完床頭要調整不然會不舒服」、「尿壺要馬上處理不然很髒」，一切都是這麼理所當然的語氣，大家不都說台灣人多麼善良，現實就是我們真的會遇到這些真的把醫療當作服務業的人們。

而就在隔壁單間的 C08，阿姨很喘，戴著最高濃度的氧氣面罩，喘到不能完整講出一句話，更不用說自己進食喝水跟翻身，家屬無法陪伴的一個人在病室內，我收到一包物品是家屬希望我幫忙轉交給阿姨的，著裝進入病室，打開包裝發現裡面有食物跟一杯熱的咖啡牛奶，我對阿姨說這是外面家屬請我拿進來的，阿姨說「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吃」，自然而然想說放下包裹後就要走出病室，意外看到袋內有一張小紙條，寫著「我媽媽好幾天都沒吃東西，但他剛剛說了他想喝咖啡牛奶，護



疫情下的溫度

理師可以麻煩您嗎，謝謝」，我轉身問了阿姨是不是想喝咖啡牛奶，阿姨點點頭，但阿姨真的呼吸太短促，我很努力一個人在病室裡面幫阿姨喬到舒服的坐姿角度，依然還是擔心阿姨仰頭喝咖啡牛奶過程可能會嗆到導致呼吸型態更費力，因此毅然決然脫下防護裝備出病室去尋找吸管，再度著裝進入病室，讓阿姨一口一口用吸管喝著熱的咖啡牛奶，整個過程，阿姨很難講出什麼話，但從他的眼神，可以感受到滿滿的抱歉與感謝。

這是同一個夜晚發生的事情，同樣都是確診者，同樣都是家屬不能入內的完全護理，感受到的溫度卻如此不同。

新聞報的那些事件，真的就發生在我們周遭，親人去世家屬卻看不到最後一眼的狀況；親人病況不樂觀家人卻只能在醫院外面守候或是等待醫護人員電話告知病情發展變化的狀況，不斷上演著，沒有人是局外人，對抗疫情並非只關乎衛服部、醫療院所等等。

大家瘋傳的訊息「全世界看好了，台灣只示範一次，兩周內解除三級」，乍看覺得很激勵人心，仔細思考後這句話會不會反而是我們台灣人大頭症？然後導致再次忽視防疫？當然相信台灣人的善良，水準高的大於水準低的，但是否想過在這些日常的背後是多少人犧牲自己負重前行換來的？前線的醫護人員、醫檢部、放射師、甚至永遠沒盡頭清消的清潔人員。疫情不容小覷，不要覺得不是前線人員就不關乎自己的事，我們每個人都身處其中，都在為共同的目標努力，而我們醫護人員，秉著視病如親的精神，不斷前進，希望有一天，真的可以光榮地說我們在這場戰役下拿下了勝利的旗幟。